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十三回 文雲龍仗義揮金 薛飛霞守身如玉

話說白素雲因要探訪薛飛霞被屈根由，黑夜從彩霞坊來到城武縣內衙，已至監房門首，只見監中那些披枷戴鎖睡臥的多是男人，並無女子，不知女監究在何處，心中頗甚躊躇。忽然左眼梢邊，霍的有一道光影，自東而西，分明是個人，只是未曾看清，不免有些疑惑。因急飛上屋脊，往前仔細一瞧，果然不錯，暗想：「監獄重地，那得夜半有人，看來必有蹊蹺，何不悄悄跟他過去，看他一個著實下落，順便探訪女監，有何不可。」遂把雲鞋一緊，飛追過來，高著這人只有十步之遙，皆因腳步過輕，那人竟一些兒沒有知道。約行了七八間的屋面，忽見這人立住了腳，扭轉頭來，四下瞧看。素雲忙將身體一伏，隱在滴水簷前，幸喜未曾看見。少頃，微聞屋瓦響動。素雲探頭張望，見他在那裡翻開屋面，像是要下去的樣兒。又想：「且莫驚他，索性看他如何。」後見這人揭開了幾張瓦片，並不下屋，卻不知塞了一件怎麼東西下去，且低低的向下面說道：「薛飛霞，你且醒醒，俺夜遊神在此，有話問你。」素雲始知也是找飛霞來的：「原來女監卻在這裡。但不知此人是誰，如何又自稱起夜遊神來。雖然曾聽師長說過，世間有種行俠仗義的人，本領未精，恐怕旁人看破，往往假稱夜遊神，掩人耳目，不值識者一笑，然卻從未見過。今且聽他說些怎麼。」因輕輕的走上數步，側耳靜聽。初時聞得監中哭泣之聲，似乎說「事到如今，只好聽憑尊神所為，似奴薄命之人，本來生不如死」的話。繼聽這人又開口道：「吾神念你受冤，故奉上帝之命，給你簡帖一紙，現在牀頭，快快取去看來，便知分曉。我神去也。」說畢，仍將瓦片蓋好，回轉身軀如飛便走。

素雲甚為詫異，急忙讓過一旁，等他去得遠了，始輕輕的跳下屋來，先把這女監房細細一看。原來只有五間低屋，不比男監寬大，屋外四週多是高牆，牆上除了僅容一人進出的監門一扇之外，每一間屋只有一扇七八寸高，四五寸寬的紙窗藉透風亮，其餘別無門戶，正如黑暗地獄一般。素雲輕啟朱唇，把舌尖將每間屋的紙窗舐破了些。幸喜殘月未墜，透進一線亮光，看每屋中隱隱監禁著兩、三個女犯不等，卻有一大半人並無枷鎖。獨薛飛霞是一人一房，手上邊套上銬兒，小足上鎖著巨鏈，睡在一張不到二尺闊的囚牀上面，牀邊有兩個四五十歲的官媒，支著兩張板鋪看守，睡得多如死人一般。飛霞雖是蓬頭垢面，狼狽不堪，然那一種秀色可餐之容，宛如泣雨梨花，令人見了之時，十分疼惜。看他淚汪汪，牀邊摸出一張紙兒，在那裡嗚嗚哭泣，想是苦無燈火，不能瞧看之故。素雲張了一回，暗想：「我若進去，驚動了看守之人，大是不便，何不將計就計，竟把那張紙兒誘將出來看個明白，然後再盤飛霞的底細未遲。」遂在窗外輕輕的咳嗽一聲，試試裡邊有無聲響，又起纖纖玉指，向窗上彈動道：「薛飛霞，你休得悲傷，方才給你的簡帖，你在黑暗之中如何瞧看得出。所以我神未去，可將此帖從窗隙中遞出，待我神念與你聽，好去回覆玉旨。」飛霞裡面聞言，又驚又喜，戰兢兢的答道：「神聖大恩，難女何由得報。但願有日見天，定當建造廟宇，裝塑金身。」說畢，將這紙兒果然折得小小的，從窗縫中遞將出來。素雲聽言，暗自好笑，隨手將那簡帖接住，在月光下細細一看，順口念道。

飛霞芳卿荃鑒：日前甄知縣拘卿到堂，擅用非刑拷打，逼勒供招，其時，僕隨眾人在堂觀審。竊謂似此慘毒，必有隱情，令人髮指者，事無實據。地在公堂，是以未便適次。日來細加偵訪，已知禍因。去歲甄衛來到任時，微服冶游，欲卿強薦枕席，卿拂其意，矢志守貞，並以大義相責而起。雖卿母不敢舉以告人，而人口難滿，知者甚眾。僕聞實，深欽佩，以卿貞靜之操，遭此屈陷，尚不為卿申雪，則復盆之往，何日見天。僕雖與卿無半面緣，惟素以義俠自任，何忍袖手。為此先行函告：除不日當施警甄衛，務直卿冤外，另附銀帖十紙，每紙紋銀十兩，各給看守、女役焚索之需。現黏牀首壁間，壁不甚高，幸卿自取，以免授受之嫌。在監諸事珍重，靜以待時，勿因含冤致損芳體。至囑。一腔熱血人吳門文簡素雲念畢，暗暗忖道：「原來方才這人姓文，難得是個俠客，可惜不知他叫怎名字。」但喜飛霞負屈之事，如今多已明白，不必再在此間兜搭，遂把原信依舊折小，仍從窗隙遞入，並又隨口說道：「薛小姐，你聽清楚了沒有？如今真要去也。」裡邊飛霞聽罷，含淚答道：「原來是恩公到此，假托游神，怨難女鑄鉗加身，不能叩謝。但不知恩公何名，尚求指示，日後倘得出監，也好圖報。」素雲心上一呆，暗想回他一個怎麼名兒，只得勉強言道：「俺因憐你受冤，故欲施救於你，豈是望報之人，何須留怎名兒，俺今去也。」說罷，兩足一騰，飛上屋簷，如風而去。其時，遠遠屋上似見伏著一個人影，料是姓文的尚未出監，不欲去驚覺於他。因此頭也不回，一口氣往外飛奔。直至出了城門，方才跳下地來取道回山。

其時天已微明，見了紅線眾人，將上項事細述一遍。黃衫客深贊姓文的作事為人，雷一鳴因飛霞的受屈已明，要求師尊等設法相救。紅線道：「飛霞現在監中，這是王法所在。若欲劫牢反獄，豈是我輩所為。況那姓文的書中，既有『不日施警甄衛替他申冤』的話，這是必定要那甄衛自己回心解冤釋放之意，措置最是得宜。我想立刻下山到縣中去，察探素雲出監以後，姓文的動靜如何，順便訪他一個下落，不致埋沒人才，或者竟與姓文的共定主意，相救飛霞，不知黃道長以為如何？」黃衫客深服其言，雷一鳴不敢再說。當下紅線裝束定妥。飛步下山，按下慢表。

再說那城武縣中這個裝神搗鬼姓文的人。此人單名一個化字，別號雲龍，乃江南蘇州府吳縣人氏。不但相貌超群，才華出眾，而且為人仗義疏財，性情豪爽。雖然曾入龔門，卻無半點酸腐之氣，又好結交豪俠，視友如命，自幼習得一身武藝，卻不肯輕易出手，知道他的甚少。家中父母早亡，因喜外處遊學，在家日少，出外日多，所以年交二十，尚未娶妻。他有一個表兄，現任北直隸大名府之職，甚是意氣相投。八月間，因往探親，恰好虬髯公也在大名，與他相遇，一見如故，相聚了一個多月。虬髯公意欲收他為徒，雲龍忽要回家。虬髯公想起曩隱娘現在江南地面，故與他一同南下。誰知行至山東地界，隱娘因遍歷蘇、松、常、鎮各府，絕無一個可以傳道之人，異常焦悶，默念紅線、黃衫，同在山左，不知能否覓得傳人，恨無消息，故此離卻江南，亦來東省物色人才，並訪二仙俠下落，恰好在城武縣與虬髯、雲龍相遇。隱娘深羨虬髯有幸已得雲龍，虬髯也覺欣喜非凡。要在東省探訪紅線、黃衫，想俟彼此見面，然後再收雲龍為徒，先使他們見見人品，因此在高城三里多路的棲霞山蓮花寺中暫住。

那甄衛第一堂刑訊薛飛霞的這天，文雲龍也在觀審，即上回書中那個頭戴武生巾、面有怒色之人。後來將情告知虬髯公，意欲設法救他。虬髯公正要試試他的行事若何，所以十分憊憑。雲龍遂在外間探明瞭他的緣由、與縣衙中的房屋門徑，干這一夜裝神進署，不圖暗被素雲窺見。及至出去的時候，素雲看他是往外的，誰知他卻並未出衙，行到大堂之後，兜轉身軀，竟奔上房來尋甄衛，要想點化於他。到得房中，聲息全無，知道眾人已睡熟。他就故意使個投石問路之法，揭了四、五張瓦，往地下索啣一摔。不多時，聽得房中有人叫喚，乃是甄衛，因聽庭心聲響，叫使女們掌燈出外觀看。雲龍站在屋簷上頭，讓他們開門出來，依舊自稱游神，高聲喝道：「爾等不必驚慌，我夜遊神在此。因爾本官冤陷好人，現有簡帖一方，快快取去，送本官觀看。」說畢，半空中飄飄蕩蕩飛下一張紙來，嚇得眾使女一個個倒退數步，不敢拾取，多沒命的跑回房中，爭先訴說。甄衛聽了，好不詫異，連說：「那有此事。」急忙披衣下牀，命幾個膽大些的丫環，拿著燈火引導，步出房來。果見地上有張貼兒，吩咐拾起，張燈細看。只見上面寫著二十八個大字，道：

求歡受辱憶當年，公報私仇太可憐；莫道女貞貞摧折，須知頭上有青天。

末後又有十六個小字，道：

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；過而不改，請試我劍。

甄衛看罷，因簡中道著他的隱事，嚇得冷汗直淋，不發一言，袖了這紙，回身便走。丫環等不知何故，也一擁的跟進房來。忽聽得房門口一聲響亮，飛下一把雪亮的劍兒，不偏不倚，從甄衛的紗帽上削過，把紗帽削落於地，合房的人大驚失色。甄衛也大吃一驚，禿著頭兒，戰兢兢的喊道：「這..這..這..這..還了得！那..那裡..裡有怎..怎麼夜夜遊神，明..明是截..截雲山的匪黨，快喚皂..皂快拿人！」道言未了，又聽得屋簷上有人高聲說話，道：「甄縣令，你莫錯了念頭，當我是截雲山來的。你為朝廷命官，應與民間

判斷冤枉，如何反敢冤累好人。秦應龍作孽無窮，故被截雲山劍俠所殺，與薛飛霞妓女何干？明明是你公報私仇，要把飛霞置之死地。卻不道明有王法，幽有鬼神，如今及早回頭，好好把飛霞釋放，改過自新，才是民之父母。如再執迷不悟，任性妄為，可知道下民易虐，上天難欺。那時只怕悔之晚矣！你須小心在意，我神回覆上帝消差去也。」這幾句話，說得房中人疑假疑真，誰敢作響。

那甄衛明知此是俠客，決非游神，又氣又嚇，又惱又急，卻也奈何他不得，眼睜睜的望著屋簷，呆了良久。直至聲息全無，估量著那人已去，方才發作出來。立喚親隨家丁入內，傳值夜的更班夫役，每人先責一百大板，治他個失察之罪。又傳通班馬快，把房門口遺下的劍與他們看過，再放庫中，只說：「方才有人到此行刺，定是截雲山的匪黨。幸虧覺察，未曾被害，今已逃去。臨行時候墜下此劍，務須趕速查拿，不可怠慢，違干血比。」至於那張簡帖與那些所說的話，因與自己有關，故此一概不提，並暗囑丫環等不許洩漏。一面深恐飛霞有失，立刻更了衣帽，傳諭管監、家丁及馬快等，拿著火把燈球，同至監房查看。又恐去得人多，驚動這人先是走了，所以約束眾人慢行。自己帶著家丁，移步先到監房觀看。只見監門已開，兩個看守的官媒早已不知去向。右首那張板鋪之上坐著一個男子，面貌不甚清楚。手中拿著一柄三尺長的快刀，涎著臉兒在那裡與飛霞講話。飛霞卻口口聲聲的道：「文恩公，休得如此，難女自悲命薄，誤墮煙花，皆因不肯失身於人，以致遭此慘屈。既蒙恩公憐憫，賜銀寄信，替奴申冤，天大之恩，有日出頭，終須圖報。但是欲行非禮，難女願死刀頭。如惜方才所賜銀兩，尚在壁間，未曾移動，不妨仍請取去。」甄衛聽得清楚，不由不又驚又怒。驚的是此人雖在，只怕他本領高強，眾馬快拿他不得；怒的是此人如此無禮，飛霞卻滿口恩公，倒不象去年自己在彩霞坊的樣兒，搶白得人置身無地。遂把兩手往後一招，高喊：「眾馬快過來，與我拿人。」頃刻間，後邊跟著的那些人一擁進來，把這小小的監房從庭心起擠得水泄不通。監房中那個男子慌了手腳，舉起刀來向著甄衛虛砍一刀，扭轉身軀，背著飛霞往外便走。正是：

乍驚寶劍當頭落，又訝鋼刀劈面來。

要知此人是否即文雲龍，如何把薛飛霞劫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